

王昭君與毛延壽

李則芬

由來詠史詩，一般皆本正史所記事實立論，罕有依據小說戲劇而言的。以詠王昭君的詩而論，通常皆只嘆息此一代美人生歸異域，死葬黃沙而已。信手舉幾個例，如杜甫詠古詩五首之一云：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即位之初，亦納御史大夫韓安國之議，與匈奴和親並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安城下。其後，雁門馬邑豪彘益獻策，請誘匈奴深入而擊之，武帝命王恢主其事。匈奴兵十萬來寇，漢伏兵三十萬，待之於馬邑近旁。匈奴未至馬邑百里而覺，大驚引還。漢軍度不能追，亦罷兵。帝怒王恢不擊匈奴輜重，下恢廷尉，以逗留罪誅之。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連年寇邊不已。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近得友人寄贈其詩集，錄有詠史詩數首。其中「王嬙」一律云：「黃雲漠漠錦車遠，不事君王惜事仇。環珮光寒秦塞月，琵琶聲斷漢宮秋。生來花貌原非誤，畫去蛾眉便覺愁。遺恨只緣和議重，更無人策靖邊籌！」此詩完全依據元雜劇

元朔二年（前一二七），武帝命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取河南地，築朔方城，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築爲塞，因河爲固。元狩二年（前一二一），霍去病擊匈奴，過焉支山千餘里，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單于以昆邪王、休屠王二人居西方，爲漢軍所敗，召欲誅之，二王懼，謀歸漢。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漢得昆邪，隴西北及河西之地，遂少胡寇。匈奴失於西，乃自東方入寇，掠右北平、定襄。四年（前一一九），武帝命衛青、霍去病分途出擊，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絕漢擊匈奴。青部圍單于，單于潰圍遁走，漢軍追之不得，斬首虜凡九千級，北至賀蘭山、趙信城而還。衛青出代二千里，大破左賢王部，得胡首虜凡七萬餘，封於狼居胥山

中論。「南朝陳昭的「昭君詞」云：「跨鞍今永訣，垂淚別親賓。漢地隨行盡，胡關逐望新。交河擁塞霧，隴日暗沙塵。唯有孤明月，猶能送遠人。」又朱彝尊「明妃曲」云：「上林消息斷歸鴻，記抱琵琶出漢宮。紅顏近來憔悴盡，春風更逐畫圖中。」詞一般皆有曲名而無題，偶有詠古之作，往往不容易辨明所指何人何事；然若仔細

臨朝及文景武三帝，代有公主和親之舉，文帝一朝且有四次之多。然漢初的許多次和親，早已爲後人忘記，而唯一不是和親的王嬙，却因戲劇而深入人心，幾乎人人都道是「昭君和番」，而劇情則極盡顛倒事實的能事。陸放翁示兒詩云：「人生百病有已時，獨有書癖不可醫。」大概我也患了這個毛病罷，竟自忘病後療養之身，而一考

此事須先從匈奴由盛而衰說起。先是，武帝

閱讀，仍可發現。例如「花間集」孫光憲之「定西番」詞二首云：「鷄祿山前遊騎，邊草白，朔天明，馬蹄輕。鵝面弓離短鞞，彎來月欲成，一隻鳴箭雲外曉鴻驚。」

王嬙故事在文學上的發展。

所居之鷄鹿寨，在那裡夜想漢關萬里而流淚，顯然是詠明妃的遭遇。（惟須注意，「昭君怨」已

「帝子枕前秋夜，霜幄冷，月華明，正三更。何處成樓塞笛，夢殘聞一聲，遙想漢關萬里淚縱橫。」

王嬙故事在文學上的發展。

所居之鷄鹿寨，在那裡夜想漢關萬里而流淚，顯然是詠明妃的遭遇。（惟須注意，「昭君怨」已

「鷄祿山即呼韓邪單于所居之鷄鹿寨，在那裡夜想漢關萬里而流淚，顯然是詠明妃的遭遇。（惟須注意，「昭君怨」已

王嬙故事在文學上的發展。

所居之鷄鹿寨，在那裡夜想漢關萬里而流淚，顯然是詠明妃的遭遇。（惟須注意，「昭君怨」已

所居之鷄鹿寨，在那裡夜想漢關萬里而流淚，顯然是詠明妃的遭遇。（惟須注意，「昭君怨」已

王嬙故事在文學上的發展。

所居之鷄鹿寨，在那裡夜想漢關萬里而流淚，顯然是詠明妃的遭遇。（惟須注意，「昭君怨」已

，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於是，匈奴遠遁，漠南無王庭。漢軍遂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通渠置田，屯戍官兵五六萬人。後復出五原塞數百里或千里，築光祿塞以爲屏障。武帝晚年，命李廣利伐大宛。太初二年（前一〇二），大宛降，漢軍威震西域。單于懼，相安數年。及狐鹿孤單于立，始復侵掠上谷、五原、酒泉。天漢二年（前九九），李廣利出師討伐，偏師李陵兵敗，降匈奴。征和二年（前九一），李廣利妻子坐巫蠱罪被收，廣利聞之懼，軍中大亂。廣利兵敗，亦降匈奴。漢軍失大將及士卒數萬，遂不復出師。然匈奴幾經戰敗，損失慘重，元氣大傷。昭帝朝（前八六—七四），霍光輔政，益嚴邊郡烽火，匈奴寇邊愈少。宣帝即位之初，烏孫昆彌以連年爲匈奴所侵，上書願發國內精兵五萬騎，請與漢軍夾擊匈奴。本始二年（前七二），宣帝命田廣明等五將，率十餘萬騎出塞，與烏孫衆東西出擊，大破匈奴。匈奴死傷慘重，單于遠走，國勢遂衰。

神爵二年（前六〇），握衍胸鞬單于立，暴虐無道，烏桓自東擊之；姑夕王與左地貴人等復共立虛閭權單于之子稽侯犍爲呼韓邪單于，自西擊之。握衍胸鞬單于自殺，其衆盡降呼韓邪。然呼韓邪不得衆，諸王紛紛自立，共有五單于，更相攻伐。稍後，呼韓邪單于之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自東進攻，大破呼韓邪，取單于庭爲都。

呼韓邪兵敗失勢，引衆南近塞邊，遣子至漢，請稱臣入朝事漢。甘露三年（前五二）正月，

漢遣車騎都尉韓昌，發所過郡兵千餘騎迎之。呼韓邪單于朝天子於甘泉宮，宣帝寵以殊禮，位在諸王侯上，贊調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金帛各有差。呼韓邪自請願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單于留月餘，遣歸國，帝命韓昌發兵萬六千餘，送其出朔方雞鹿塞。即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糶，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黃龍元年（前四九）復入朝，賞賜有加。

郅支單于聞漢助呼韓邪，自度不能定匈奴，乃向西北擴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又數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今新疆之北），郅支遂留都是處。郅支既遠去，北庭匈奴餘衆，遂漸歸呼韓邪。

會西域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欲倚匈奴之力以抗烏孫，遣使迎郅支，郅支遂引衆而西。時值天氣嚴寒，所部在途多凍死，到康居纔三千餘人。元帝建昭三年（前三六），西域都護甘延壽與副校尉陳湯矯詔發漢軍合諸國胡兵四萬餘人，分從南北二道入康居，破其城，斬郅支單于。

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元帝竟寧元年（前三三）正月，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倍於前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賜單于。

王嬙，「漢書」本紀作嬙，匈奴傳作牆，後代以「後漢書」的嬙通行；字昭君，晉避司馬昭諱，改稱明君，後人又稱明妃。關於她的故事，「漢書」元帝本紀很簡略，匈奴傳稍詳。「後漢書」南匈奴傳亦較詳，然有微異。茲將三處文字

錄之如下：

1 竟寧元帝春正月，匈奴虛（呼）韓邪來朝。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虛韓邪單于不忘恩德，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陲）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爲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閼氏。」據注記，應劭曰：「郡國獻女未御見，湏（同待）命於掖庭，故曰待詔。」蘇林曰：「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也。」（漢書元帝紀）

2 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元帝納中應侯十不可之議，有詔罷議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嚮）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竊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單于歸，號王昭君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知）牙師，爲右日逐王。

呼韓邪立二十八年，成帝建始二年（前三一）死。始呼韓邪妻左伊秩訾兄衍衍王女二人，長女顯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爲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糜胥，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呼韓邪將死，

欲立且莫車，依韻渠閼氏之意，立長子離陶莫阜，約傳國於弟。

離陶莫阜立，為復株榮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名）為湏卜居次（居次意為公主），小女當于居次。（文顯謂湏卜、當于皆匈奴大族，師古謂皆為其夫家氏族。）哀帝元壽二年（前一年）六月，帝崩，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悅太后，以武德至盛異於前，乃諷單于，令遣王昭君長女湏卜居次云入侍，太后賞之甚厚。（摘自漢書匈奴傳）

3 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即單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嬀，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郡國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艷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以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閼氏焉。（按「後漢書」成於晉代，去當日已三百餘年，這一段又為挿敘文字，可能不及正文嚴謹，昭君所生子女，當以「前漢書」所記為是。昭君長女曾入侍，「前漢書」所記昭君子女姓名決不會有誤。且昭君事呼韓邪只二年，生二子的可能性亦不大。）（後漢書南匈奴傳）

為使讀者易於明瞭，效依二書匈奴傳，將呼韓邪諸子可考者列表如下：

本名	單于或王名號	生母	嗣位次序	在位期間或註記
離陶莫阜	復株榮若鞮單于	大閼氏	1	建始二年至鴻嘉元年（前三一—前一〇）
且糜骨	搜諸若鞮單于	大閼氏	2	鴻嘉二年—元延二年（前三—前二）
且莫車	車牙若鞮單于	顯渠閼氏	3	元延二年—綏和元年（前二—前八）
囊知牙斯	烏珠留若鞮單于	顯渠閼氏	4	綏和元年—王莽始建國五年（前八—前三）
威	烏累若鞮單于	大閼氏	5	始建國五年—天鳳五年（一三一—一八）
輿	呼都而尸道畢若鞮單于	第五閼氏	6	天鳳五年—後漢建武二年（一八一—四六）
銖	右賢王銖婁渠堂	不詳		入侍漢帝
伊屠知牙師	初封右日逐王遞升至左賢王	昭君		為兄輿殺害
樂		大閼氏		其事無記錄，或早死

自呼韓邪單于降漢後，其嗣位諸子，皆於即位之初，即遣子入侍，單于本人稍後亦入朝。惟車牙若鞮單于在位日短，未親朝；搜諸若鞮單于則於元延二年入朝，未入塞而病故。

次）之夫婦當（漢書匈奴傳的「云當」，係指其夫妻二人）為右骨都侯湏卜，方掌握國中大權，故極力拉攏之，因封昭君兄子歙為和親侯；而云當夫婦亦嘗勸單于與王莽和親，此是後話。

根據以上紀錄，可見王昭君之嫁單于，毫無和親意義。因為呼韓邪是降漢藩臣，不是敵國；且元帝以宮女王嬀賜單于為閼氏，係在單于歸國時之辭行大會上面賜，王嬀已非宗室女，又未加公主或翁主封號；更未派遣大臣或武將為嬪從。其後，終西漢之世，南匈奴始終是漢之外藩，亦再無和親之事。要到王莽篡位之後，莽欲拉攏匈奴，始復見和親之議。莽以昭君長女（湏卜居

至於昭君嫁與匈奴單于後，初事呼韓邪，後事其子，前後所生子女，不但有名字，而且還有出處。總而言之，昭君的故事，在歷史上交代得十分清楚，史學上毫無疑問。可是，歷史上的美人，沒有不被文學利用的，昭君自然也不例外。而一入文學，故事就發生變化，花樣百出了。所有歷史人物，特別是一代名女人，在文學上的演變，大抵上說，有一個共同的發展過程——先由

詩歌或私人筆記，提出或暗示一些細節，異於歷史紀錄。其次是，後出的稗官野史，唐人的傳奇，宋人的話本與雜劇，金之院本等，逐漸加以渲染。到元代的雜劇出現，便集其大成。因為劇本有商業性特色，賣座第一。如果劇本的內容不夠精彩，故事不夠曲折離奇，不足以滿足觀眾的好奇心，劇院決不能接受演出。所以故事一到了戲劇上，便與原始歷史事迹相去十萬八千里了。我想，昭君故事在文學上的發展，也必有同樣的過程，我們不妨循此途徑查考一下。可惜中間一段資料比較貧乏，容俟他日繼續追查。

初見的異說有二，一為「西京雜記」。此書初載漢劉歆或晉葛洪撰，「西陽雜俎」記庾信語，謂為梁吳均撰。不論撰者何人，此書始見於隋、唐二史的藝文志，則在南北朝始出現的無疑。據此書稱：「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入為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閒雅。帝悔之，而名籍既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究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為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為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另一為「琴操」，漢蔡邕或晉孔衍撰，清孫星衍輯校。據稱呼韓邪單于死後，其子嗣單于位

，欲依胡俗娶昭君，昭君吞藥死。又謂胡地多白草，昭君塚（在歸綏城南）獨青。杜甫詩所云「獨留青塚向黃昏」，即據此。

在唐宋及遼金文學史上，有關王昭君的故事發展，可考資料比較貧乏。以今人所能見到的而言，不但沒有楊貴妃故事那麼豐富，也不及其他名女人。例如崔鶯鶯的故事，由唐元微之的「會真記」，經過宋趙令時的「商調蝶戀花」，金董解元的「西廂記」，最後始有王實甫的「西廂記」，其發展過程，段落非常分明。王昭君故事則罕見，作者只在文學史上，知道宋人話本「列國志」（不著撰人姓名），有「明妃傳」一篇。可惜作者目前正在養病，無法到圖書館去查考其內容。其次，陸放翁詩集的「明妃曲」云：「漢家和婚成故事，萬里風塵妾何辜！掖庭終有一人行，敢道君王棄憔悴。雙駝駕車夷樂悲，公卿誰悟和戎非？蒲桃宮中顏色慘，雞鹿塞外行人稀，沙磧茫茫天四圍，一片雲生雪即飛。太古以來無寸草，借問春從何處歸？」此詩已將宮女昭君的賜婚，與漢初的和婚併為一談；又謂「公卿誰悟和戎非」，由此亦可約略看出，宋人對於昭君故事的傳說已經變質——不過，放翁是愛國詩人，此詩也很可能借題發揮，指桑罵槐，影射南宋的主和大臣。

雖然如此，我們仍可想像到，昭君故事在唐宋二代，決不會十分空虛。理由一，王昭君是一代美人，其故事又那麼哀豔，決不會被文學界忘記一千餘年之久。理由二，元曲中之歷史劇，多以宋金之前代文學作品為藍本。昭君故事倘若沒

有前代的逐步發展，似不可能突然出現元人的「漢宮秋」雜劇，因為歷史故事在文學上的發展，都是漸變的。理由三，宋人話本是民間通俗作品，俚句往往不堪入目，不獲士大夫階級的支持，故傳世者不多。而且宋人話本的發掘，始自近人繆荃孫，民初始見他的「煙畫東堂小品」行世。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為時尚短，他日或有繼續發見亦未可知。

把昭君故事徹底改頭換面的，是元馬致遠的「漢宮秋」雜劇。本文不是從文學角度研究元曲，這裡但將其內容作一簡述，使讀者知道，文學內容十分充實，而故事則已面目全非了。

「漢宮秋」有四折，加上前面一個楔子。楔子由三個角色先後登場，各自介紹其身分，並道出開場白。首先出場的是呼韓邪單于，自道匈奴因內爭而衰弱，他自己率衆十萬，南移近塞，稱藩漢室。又說：「昨會遣使進貢，欲請公主，未知漢帝從盟約否？」其次出場的是毛延壽，自稱在漢朝為中大夫之職，因長於巧詐諂諛，哄得皇帝言聽計從，舉朝文武都「敬我怕我」。「我又學得一個法兒，只教皇帝少見儒臣，多昵女色，我這寵幸纔得牢固。」正當此時，元帝出來，自嘆「先帝晏駕之後，宮女盡放出宮中去了。今後宮寂寞，如何是好？」毛延壽乘機奏稱：「陛下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合無（何不）遣官徧行天下，選擇室女？不分王侯宰相軍民人家，但要十五以上，二十以下者，容貌端正，盡選將來，以充後宮，有何不可？」元帝准了他的奏，即派毛延壽為

選擇使，齋詔書偏行天下刷選。「將選中者各圖形一軸送來，朕按圖臨幸。」

第一折，毛延壽先上，自道已選得九十九名室女。各家皆餽金銀，所得不少。惟昨日來到成都秭歸縣，選得士長者之女，名喚王嬙，字昭君，生得光彩射人，十分豔麗，真乃天下絕色。我聞他要百兩黃金，選為第一。他一則說家道貧窮，二則倚着他容貌出家，全然不肯。我心生一計，把美人圖點上些破綻，到了京師，必然發入冷宮，教他受苦一世。

其次是王嬙出場，自道十八歲被選入宮，不想使臣毛延壽要錢不得，點破影圖，不會見得君王。「妾身頗通絲竹，且彈一曲琵琶，消此寂寞長夜。」此時，元帝上，自道所選室女，多有不曾寵幸，不免怨望，今日稍暇，且巡宮去走一番，「看那個有緣的得遇朕躬也呵。」元帝忽然聽到琵琶聲，即叫小黃門去尋那彈琴宮女，傳旨教他接駕。

元帝見到昭君「眉掃黛，鬢堆鴉，腰弄柳，臉舒霞。」「一笑有傾城債。」因問「看卿這等體態，如何不得近幸？」昭君回奏，只因「毛延壽索要金銀，妾家貧寒無湊，故將妾眼下點成破綻，因此發入冷宮。」元帝叫小黃門取影圖來看後，大怒，便傳旨金吾衛，拿毛延壽斬首報來。同時就當面封昭君為明妃。

第二折，呼韓邪單于先上，自道：「昨日使臣款漢，請嫁公主與俺；漢皇帝以公主尚幼為辭，我心中好不自在。想漢家宮中，無邊宮女，就與俺一個，打甚要緊，直將使臣趕回。我欲待起

兵南侵，又恐怕失了數年和好。且看事勢如何，再作道理。」

毛延壽逃出長安，携昭君美人圖，投奔匈奴，見單于報稱：「某是漢朝中大夫毛延壽。有我漢朝西宮閣下美人王昭君，生得絕色。前者大王遣使求公主時，那昭君情願請行；漢王捨不得，不肯放行。某再三苦諫說：『豈可重女色，失兩國之好？』漢王倒要殺我。我因此帶了這美人圖，獻與大王。可遣使按圖索要，必然得了也。」番王看了圖樣，說道：「世間那有如此美人！若得他做閼氏，我願足矣。如今就差一番官，率領部從，寫書與漢天子，求索王昭君，與俺和親。若不肯與，不日南侵，江山難保。就一壁廂引控甲士，隨地打獵，延入塞內，偵候動靜，多少是好。」

中間由昭君、元帝先後登場，藉道白敘述，王嬙蒙恩臨幸，不覺已有十月之久。元帝自得了昭君之後，昵愛過甚，日久不會臨朝，今日不得不升殿一次。然雖在殿上，接見宰相大臣，心裏依然念念不忘西宮的昭君。他唱道：「我雖是見宰相，似文王施禮；一頭地離明妃，早宋玉悲秋。怎禁他帶天香著莫定龍衣袖！他諸餘（萬般）可愛，所事兒（百事）相投；消磨人憂悶，陪伴我閒遊；偏宜向梨花月底登樓，芙蓉燭下藏鬪。體態是二十年挑剔就的溫柔，姻緣是五百年該撥下的配偶，臉兒有一千般說不盡的風流。寡人乞求他左右，他比那瑤伽山觀自在無楊柳，見一面得長壽。情繫人心早晚休，則除是雨歇雲收。」於是，下了殿又急急地到西宮去，與昭君溫存。

不料樂極生悲，向書令五鹿充宗與內常侍石顯二人，匆匆跑到西宮面奏：「呼韓邪單于差一使臣前來，說毛延壽將美人圖獻與他，索要昭君娘娘和番，以息刀兵。不然，他大勢南侵，江山不可保矣。」元帝大罵滿朝文武何用？不能退番兵，却教娘娘去和番！尚書奏稱：「他外國說陛下寵昵王嬙，朝綱盡廢，壞了國家。若不與他，與兵弔伐。臣想紂王只為寵妲己，國破身亡，是其鑒也。」又說漢軍兵甲不利，又無猛將，望陛下割恩與他，以救一國生靈之命。帝召番使，番使入見云：「呼韓邪單于差臣南來，奏大漢皇帝：『北國與南朝自來結親和好，曾兩次差人求公主，不與。今有毛延壽將一美人圖獻與俺，單于特差臣來，單索昭君為閼氏，以息兩國刀兵。陛下若不從，俺有百萬雄兵，刻日南侵，以決勝負。』伏望聖鑒不錯。」元帝命番使就館安歇；又命衆文武獻策退番兵，免教娘娘和番。

昭君奏稱：「妾既蒙陛下厚恩，當効一死，以報陛下。妾情願和番，得息刀兵，亦可留名千古。」帝妃二人經過一場難分難捨的表演後，元帝命即晚將昭君送去驛館，明日親至灞陵橋餞別。

第三折，番使擁昭君先出，帝引文武內官繼至，在灞陵橋上餞別。帝妃二人萬種淒涼，柔腸寸斷。正是「舊恩金勒短，新恨玉鞭長。本是對金殿鴛鴦，分飛翼，怎承望！」在依依不捨中，番使一再催促，昭君終於隨着番使北去。元帝瘋瘋癲癲的唱道：「……他他他，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從上窮荒，我變與

咸陽。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繞迴廊；繞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蟬；泣寒蟬，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呀！不思量，除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

最後，單于引部衆出場，接到昭君，封爲寧胡閼氏，坐正宮。遂傳令大眾啓行，望北而去。行至兩國交界的黑龍江，昭君投江而死。單于命葬在江邊，號爲青塚。單于仔細思量，美人沒有得到，徒然與漢朝結下大讐，恨透了毛延壽。乃命將其擊下，遣使解送漢朝，請依舊與漢爲甥舅禮，兩國長存。

第四折，元帝上，自道：「自從明妃和番，寡人一百日不曾設朝。今當此夜景蕭索，好生煩惱！」乃將美人圖掛起以解悶，並命小黃門御爐添香。一時困倦，不覺入睡，夢得昭君來見。忽然覺醒，但聽到雁叫二三聲，倍覺淒涼。

尙書來奏：「今日早朝散後，有番國差使，奉命綁送毛延壽來，說因毛延壽叛國敗盟，致此禍。今昭君已死，情願兩國講和。伏候聖旨。」帝命將毛延壽斬首，祭獻明妃。又着光祿寺大排筵席，犒賞來使回去。（今平劇的「漢明妃」，多本此劇。）

現在還有兩個問題，要在此討論一下。第一，毛延壽究竟有無其人，是否像楊貴妃故事的梅妃，完全是後人憑空捏造的呢？毛延壽，正史並無此人，要到南北朝方出現的「西京雜記」，始見他及另外五位畫家露面，事在元帝死後五百餘年了。然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即引「西京

雜記」，載有毛延壽畫王昭君事。後代的所有畫史多從之，例如元夏文彥的「圖繪寶鑑」，近人鄭昶的「中國畫學全史」，俞劍方的「中國繪畫史」等，皆載前漢畫家毛延壽、陳敞、劉白、龔寬、陽望、樊育六人，即「西京雜記」所謂悉被元帝所誅的。前記杜甫詠明妃詩「畫圖省識春風面」一句，亦已采信「西京雜記」的故事，而杜甫詩用典是以嚴謹著名的。「日知錄」有「毛延壽」一篇，先轉載「西京雜記」那一段原文，然後評稱：「據此，則畫工之圖後宮，乃平日，而非匈奴求美人時。且毛延壽特衆中之一人；又其得罪以受賂，而不獨以昭君也。後來詩人謂匈奴求美人，乃使畫工圖形，而又但指毛延壽一人，且沒其受賂事，失之矣。」此文的主旨雖另有批評對象，然其不疑「西京雜記」的態度，亦頗爲明顯。根據這幾個事實，則「西京雜記」所載王昭君及毛延壽一事，似已爲後人所共信。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則此事畢竟十分可疑。（1）「西京雜記」爲小說家言，「四庫全書」亦歸入小說類。其「提要」且曾列舉數事與「漢書」相對照，而指出其謬。又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記稱，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2）一朝誅六位著名畫師，不是小事，果有此舉，「漢書」不應不載。（3）正史無毛延壽其人，漢元帝之後五百年間亦無人道及，「西京雜記」所說是孤證。且元帝朝的大姦臣爲石顯，黨附之者，「漢書」石顯傳一一記有姓名，如牢梁、五鹿充宗、陳順、伊嘉等。倘若毛延壽果有其人，依其

貪鄙性格，及供職內庭的背景，亦必依附石顯，然石顯傳並無此人。（4）所有畫史作家之引用毛延壽等六人，無非是藉以填補西漢畫家的空白罷了。倘若毛延壽等六畫師果有其人，而竟無一畫遺留後世，實在令人難以置信。（5）最重要的是要看元帝的人品性格，是否符合「西京雜記」所描寫的好色天子。據「漢書」本紀，元帝柔仁好儒，爲太子時，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刑下……嘗侍燕（宴），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因此而幾乎被廢。他在位十六年，七赦天下（二次是大赦）；每有災異，常下詔自我引咎，賑卹則多寬厚。又常命大臣直言無諱。二次分遣大臣巡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之困失職之人，舉茂才特立之士。屢頒屬於節用恤民的詔命，如初元元年，令大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大僕減穀食馬，水衡減肉食獸。二年，罷黃門乘輿狗馬。以水衡禁園宜春下苑，少府依飛外池，殿籛池田等假與平民。三年，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五年，令大官毋日殺（宰牛馬），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之正事而已。龍角抵上林館。省刑罰七十餘事。永光四年，罷徙郡國民以奉陵園，令初爲之陵勿置縣邑。本紀贊曰：「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率制文義，優柔不斷，孝宣之業衰矣。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除優柔不斷外，他的另一缺點是過信石顯，被顯陷害了幾位忠良。）

憑以上諸記錄，我們可以斷言，元帝是一個典型儒者，仁民愛物，謙約節儉，但也有點儒者的迂闊；與「西京雜記」所說的好色天子，正好相反。又據石顯傳云：元帝即位數年，中書令弘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自決。」據此，又可從元帝的健康與嗜好，判斷他不是好色的天子。且據「漢書」元帝紀，元帝以呼韓那此次來朝，願世為漢家保塞，乃下詔改元竟寧，可見他心裏多麼高興。呼韓邪請美女，既已允許見賜，決不會自己按圖挑選出面部有缺點的醜女子賜他。反過來看，則「後漢書」所載，王嬙憤憤，自己向掖庭令請行，才是合情合理的事。又據同書所載，元帝見昭君甚美，意欲留之，而難以失信，遂與匈奴，更可佐證上述元帝性格，他是信義重於愛美的。而一朝斬六畫師，也與元帝性格不合。（註：終兩漢之世，未嘗有下詔選天下室女之事，宮女皆由郡國選獻，戲劇命毛延壽刷選天下美女一事，尤為荒謬。然那是戲劇的特性使然，不必多論了。）

至此，我們不妨試為結論：「西京雜記」所說王嬙與毛延壽的事，不但與正史記載不合，也十分違反情理，決難置信。換言之，正如歷史名女人故事的一般通例，此說只是歷史故事在文學上的初步改變而已。「西京雜記」此說既然不可信，毛延壽也就未必有其人了。

次一問題是，王昭君能詩嗎？按「古詩源」有王昭君「怨詩」一首，曰：

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于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上遊曲房。離宮絕曠，身體摧藏，志念抑抗，不得頡頏。雖得委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來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漢代書籍還是很不普遍，女子能文者，一般皆出身世家。昭君生長於今鄂西羣山萬壑的窮鄉僻壤中，一農家女，讀書的機會一定不多。這首詩初用鳥比擬自己，寫得很委婉。最後又不明言胡地苦況，而以思念父母，憂心惻傷作結，也是高明手法，頗有「怨誅而不亂」的小雅之風。這是一首好詩，我不相信昭君自己能作。謝无量的「中國婦女文學史」，漢代不錄此詩，很有見地。其實「古詩源」編者清沈德潛亦已在是書例言中交代過：「漢以前歌詞，後人僞作甚多，如夏禹『玉牒詞』，漢武『落葉哀蟬曲』類是也。詞旨可取，不妨並登，真僞自可存而不論。」然則這首詩當是後人僞作無疑。



犯罪問題與刑事司法 林山田著

人人文庫特四四六

定價·三十元

自有人類以來，社會即存在著犯罪問題，其在經濟與社會方面所造成的直接或間接的損害是無法估計的。犯罪之於個人具有切身關係，然而目前對於抗制犯罪的刑事司法，正面臨種種困擾，社會大眾對於這方面的知識，又感到極為缺乏，基於此，作者乃彙集三年來陸續發表於各報章雜誌中有關犯罪與刑事司法的論文，增訂而成此書，希望本此共有的常識，大家同心協力來對抗犯罪，以期待一個安寧的社會秩序，願任何關心此問題之社會人士，皆能一讀此書。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